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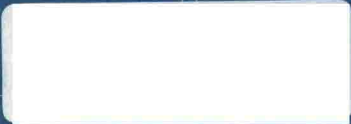


大学译丛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

[美] 肯特·弗兰纳里 乔伊斯·马库斯 著
张政伟 译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美」肯特·弗兰纳里 乔伊斯·马库斯——著

张政伟——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美) 弗兰纳里(Flannery, K.), (美) 马库斯(Marcus, J.)著; 张政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5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ISBN 978-7-5327-7166-0

I. ①人… II. ①弗… ②马… ③张… III. ①平等—研究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5430号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by Kent Flannery and Joyce Marcus.

Copyright © 2012 by The President Fellows of Harvard Collag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3-61号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
[美] 肯特·弗兰纳里 乔伊斯·马库斯 著 张政伟 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517,000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7166-0/C·071

定价: 8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前言

1753 年秋，著名的第戎学院举办了一场征文竞赛。奖项将授予最好地回应“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以及它是自然法许可的吗？”这两个问题的作者。 IX

一个来自日内瓦的名叫让·雅克·卢梭的偶像破坏者参与了竞赛。他的参赛作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没有获胜，但两百五十年之后，它却是唯一仍被人记得的。卢梭论文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为法国革命提供了道德辩护。还有人认为卢梭是现代科学科学的奠基人。

在不到一百页的文章里，卢梭提出了比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相关作品早一个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框架。卢梭的成就尤其突出，因为当时他还不能利用人类学或社会学，这两门科学那时还没有出现。他也不能借助考古学，因为他比开创考古学的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还早一百二十年。

为认识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认为应回到最早的阶段——直到一种“自然状态”，其中人类之间的差异仅存在于他们的力量、灵敏和智力方面，且个体劳作只为满足他们的直接需要。卢梭相信人类状况中的不良特征并非来自自然而而是随着它自身的发展而出现的。自尊——作为自我保护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这

种态度让位于自爱——对相对于他者的优势地位及受他者仰慕的渴望。
X 对财产的热爱取代了慷慨大方。最后，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将一种社会契约强加给穷人，这一契约借助为其提供的道德辩护将不平等制度化。

考虑到卢梭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所占有的少得可怜的可靠材料，其作品的影响力更令人叹服。他对“自然人”的所有描述都是基于旅行者逸闻趣事式的记录材料。卢梭曾听说过“西印度地区的野人”是神射手，“北美的野人”以他们的力量和敏捷闻名。他还听说过非洲东海岸几内亚的土著人、马拉巴人、墨西哥人、秘鲁人、智利人以及“麦哲伦地”（the Magellan Lands）。他还知道好望角的科伊人（Khoikhoi），但却用了政治不正确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来称呼他们。

挑出卢梭所有细节上的错误并不困难，但那会像批评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不知道 DNA 一样毫无意义。借助对两类最近的信息源的应用从而以卢梭论文为基础会更有价值。来源之一是有关远古人类的大量考古学材料。另一个来源是有关近代人类社会的人类学资料。简言之，这里所讨论的就是这两类资料源给我们的启示。

就解剖学和智力方面而言，现代人类在冰河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到公元前一万五千年，他们已经将自己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并扩散至地球上的各个主要大陆。我们冰河时期的先辈们往往生活在小规模觅食群体中，这种群体的成员据信看重慷慨大方、分享精神和利他主义。正如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所指出的，狩猎采集的人们通常积极防止不平等的出现。

然而，并非我们所有先辈们都延续着那样的生活。逐渐但确定地，他们中有一些已开始缔造出更大的社群，带有更多层次的社会不平等。到公元前 2500 年，实际上人类所知的所有不平等形式都已经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缔造了出来，且真正的平等社会已经逐渐下降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曾将复杂人类社会的出现与肥大症做过比较，即结构的夸张式过度生长，如孔雀的尾巴

或大象的牙齿。然而，复杂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基因改变。它涉及一种独特社会逻辑的变化，这种逻辑使每个人类群体具有自己的特征。我们借助社会人类学了解这种社会逻辑的细节，同时通过考古学去探索其变化的长期效果。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同时借助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来揭示我们的先辈们缔造的不平等情况。几条普遍规则变得显而易见。首先，在数百种人类社会可能类型中，只有效用突出的五六种在世界不同地区反复出现。其次，在可用于为不平等辩护的数百种逻辑预设中效用良好者寡，仅有数十种可以在不相干的社会都找到了它们。 XI

此书为谁而作？既不是我们的考古学同行也不是社会人类学家，尽管他们贡献了许多我们采信的资料。相反，我们为那些渴望了解她的或他的史前祖先，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涉猎的普通读者而著。

因为本书计划为普通读者而作，我们采用两种常见且容易接受的格式来标明古代事件的时间。在远古时期，其时间只能用近似值，我们用“××年前”来标明。对更近些的事件，有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玛雅人或欧洲人历法标明的，我们用熟悉的“公元前”或“公元”系统来标示，任何报纸和新闻期刊的读者都熟悉这一系统。

本书中我们经常同时参考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人们可以将它们的关系与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来类比。通过对现存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研究，动物学家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它们的解剖学和行为方面的详尽知识。通过对化石材料的研究，古生物学家则向我们展示了两栖动物先于爬行动物且有可能引发了后者的兴起；爬行动物早于哺乳动物且有可能促进后者的兴起；等等。

由于通常只能与古生物化石打交道，古生物学家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对附着韧带、肌腱或肌肉的骨骼，动物学家则能将其与特定行为联系起来。对动物学家来说，不利之处在于：只能局限于仍与我们同时存活的生物范围。然而，古生物学家则可以用很久以前存活过的生物骨

骼来填充空白。因此，一旦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信息互馈，都会增强活力。

XII 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一旦合作也会效用最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多年来都不曾融洽。考古工作者经常向社会人类学家求助以解释史前材料。然而，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却很难想象可以从考古学那里学到东西。他们认为考古学只不过是—种体力劳动罢了。

一个了解考古学贡献的社会人类学家是罗宾·福克斯(Robin Fox)。“看起来可能很陈旧，”福克斯曾写道，“考古学确实对有关过去的‘真相’感兴趣，但是，这一点可能很难做到。”他补充说，那是因为考古学“一定要不断回去面对实体遗存的原始事实，这是它的课题。这一点是它的力量所在，而非弱点”。

社会人类学家很少被迫面对实体遗存的原始事实。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能够成为真相的可能性会是无限度的。社会人类学家是自由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认为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任何方式加以解读的“文本”。要是他们选择这么做，他们甚至还可以认为，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存在重复性模式，并且任何在社会无穷多样性中确定秩序的努力都是在误导。

考古学家们拒绝这种奢侈。例如，他们必须面对一万五千年前没有君主政体时的原始事实，还有当君主政体最终在不同大陆产生之后，他们在其实体遗存中留有一些惊人的相似迹象。

如今的考古工作者也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对社会和文化行为感兴趣了。由于他们只有过去社会的骨架式轮廓，因此处于不利地位。然而通过更多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考古工作者们学会了为重建脆弱的社会结构该去探寻什么。同时，考古工作者们还必须认识到基本的常识：并非社会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每个理论都能成功地运用于对考古遗存的解读。

本书中我们参考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证据只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小部分。在成百上千可资利用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我们选择了最适合用来

解读考古学证据的那些。我们还探寻那些或记录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或使不平等的逻辑清晰可见的研究成果。

有选择的话，我们选用最早接触特定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家的成果，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在被殖民主义或全球化无可救药地改变之前描述它的作品。那些经典研究中的大多数目前尚未被充分利用，因为它们展示不了被认为是当今潮流的人类学理论。然而，这些早期的研究能够提供给考古工作者的是不能再观察到的对土著行为的描述。将来有一天，许多社会类型即便曾经普遍存在过，也将只能像考古遗存那样存在。或许那个时候，人类学先驱的大多数作品都将会被重新发现。 XIII

对考古研究的使用方面，我们也同样是有选择的。在成千上万的可能选项中，我们选择了那些能够推断社会行为的。每个考古遗址都产生有人工制品。然而，并非每个遗址都提供显示不平等某些方面的住所、公共建筑、仪式特征或墓葬等遗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经常意识到并非总是最新的研究最实用。好的考古证据可以来自任何年代。我们遇到的理论与解释模型同样如此。这一点毫不意外。自然选择理论发表于1859年，今天依然适用。最早发表于1905年的相对论同样可以这样说。换言之，真正有用的理论，不存在“保质期”。

科学领域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从不同的事实中产生意义。同时，在面向普通读者的一本书中，理论的出现应该有程度上的限定。可能再没有比对竞争假说长篇累牍的章节更“扫兴”的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曾被一位智慧的资深考古学家理查德·S. 麦克尼什(Richard S. MacNeish)启发过。“理论，”麦克尼什曾告诉我们，“就像香水。用量适度，你会被追求者包围。使用失当，他们会认为你是在掩盖不好的味道。”我们确信本书中的理论只不过是耳后洒些香水而已。

目 录

前言	001
----	-----

第一部分 起点是平等的

第一章 起源与迁徙	003
第二章 卢梭的“自然状态”	020
第三章 祖先与敌人	042
第四章 为何我们的先辈拥有信仰与艺术	057
第五章 无农业社会的不平等	070

第二部分 平衡声望与平等

第六章 农业与获得声望	095
第七章 基于成就社群中的仪式建筑	116
第八章 仪式建筑史前史	127
第九章 四个美洲土著社群中的声望与平等	162

第三部分 使不平等世袭的社群

第十章 农耕社群中世袭不平等的兴衰	199
第十一章 首领社会中权力的三种来源	221

- 第十二章 美洲地区：从仪式屋到庙宇 243
- 第十三章 无首领的贵族统治 266
- 第十四章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庙宇与不平等 276
- 第十五章 美国后院的首领社群 315
- 第十六章 如何将等级阶层化：南太平洋的故事 331

第四部分 王国与帝国中的不平等

- 第十七章 王国如何缔造 361
- 第十八章 新大陆的三个第一代王国 390
- 第十九章 蝎王之地 420
- 第二十章 黑牛皮与黄金凳 451
- 第二十一章 文明的保育园 480
- 第二十二章 贪腐与扩张主义 509
- 第二十三章 新帝国如何学习旧帝国 540

第五部分 反抗不平等

- 第二十四章 不平等与自然法 589

附录

注释 611

插图来源 657

译后记 664

起点是平等的

第一部分

起点是平等的

第一章

起源与迁徙

我们生来平等，并且我们的发祥地是非洲。无论我们是谁，住在哪里，讲何种语言，习俗与信仰如何，肤色怎样，在过去的两百万年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非洲。

3

经历过几次迁徙之后，我们才到达世界各地。一次迁徙开始于一百八十万年前，将我们的一些远祖们带出了非洲，但并没有超出欧亚大陆的温暖地带。与非洲猎物如犀牛、河马和大象等一起，抵达地中海东部和北部沿岸。再从那里出发，他们中有一部分到了高加索（Caucasus）地区，同时有其他一些继续去了印度和中国。从地中海出发，他们又往西、往北扩散到了欧洲地区，在一百万年至七十万年前间抵达不列颠群岛。

我们的远祖并没有拥入寒冷纬度地区，也没有水上技能以抵达类似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地区。但在四十万年前，他们已经拥有用作狩猎的木质长矛和投掷棒，以及用于挖掘、切削、劈砍和刮削的石器了。创新看起来并非他们的强项。他们工具的变革无法想象地缓慢，并且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穿戴衣饰、想象一个精神世界或者从事艺术或音乐。通常情况下，他们制作工具的原材料来自距离自己营地三十到三十五英里的范围之内。对 20 世纪的觅食者来说，这是大约两天的脚程范围。

大约二十万年前，刚刚提到的人种处于衰落过程中。取代他们的是虽然在解剖学上远非完全一致但在容貌上比先辈们“更现代”的新来者。生物人类学家将他们视为至少有两个截然不同种群人类的组合：被称为尼安德特人，以及用精彩的矛盾修辞法称谓的“古现代人”。遗传

4

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和他的同事们曾分析过尼安德特人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基因，并将其与现代人类做比较。他们得出结论：在尼安德特人与古现代人之间，可能存在过偶尔的基因交换。

在这两类人种之中，欧洲古典尼安德特人更为强健。他们的骸骨显示他们要比古现代人更容易骨折。古典尼安德特人通常在其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时就出现骨骼病变，很少活过四十岁以上。他们的牙齿磨损情况表明，他们有时会将嘴巴当钳子来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凭借力量来完成的事项古现代人则要通过技术改进来实现。他们认为随着石器时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古现代人更多采用土灶来烹饪食物；发明了投矛器、飞去来器以及终极武器弓与箭；学会了如何将植物纤维制成用于索套和渔网的绳索；开始装扮自己；基于燧石、木材、骨头、鹿角和象牙等，加快了对成套工具的改进。所有这些技术提升被认为减少了对保持大型牙齿与更强壮肌肉的需要。

在以色列的山洞内埋藏的一批骸骨中，可以发现尼安德特人与他们更现代样貌亲戚之间关系的迹象。一些骸骨埋葬于十一万年到九万年前之间，看起来像我们自己的古现代人版本。然而同样来自迦密山(Mt. Carmel)地区较晚的骸骨，埋葬时间只有大约七万年前，却更像尼安德特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作这样的推论：第一，在如此遥远的时代，这两类人种之间哪个更为成功尚不明确。第二，假如尼安德特人和古现代人之间存在基因交换，那么近东地区就是其可能发生的地区之一。

与这些骸骨同样有趣的是它们埋葬的细节。加利利地区卡夫扎洞穴(Qafzeh Cave in Galilee)的古现代人骸骨中有一个陪葬有海贝装饰品并撒有红色赭石颜料。另有来自迦密山崖斯虎尔洞穴(Skhul Cave)的骸骨，其盆骨处带有伤痕，看起来像是被一支木质长矛所伤。所有这些证据暗示，迦密山洞中样貌更现代的居住者，可能曾佩戴贝壳装饰、遭受过来自敌人的长矛伤害、接受过通过将尸首涂红为死后生活做准备的埋葬程序。然而，古现代人还要持续其与尼安德特人邻居间数万年的竞争。

这种全球变冷期间——被称作冰河时代的早期人类之间的斗争，至

少开始于十万年前。气候方面的证据表明：七万五千年前全球气温曾显著下降。相关证据来自深海沉积物、冰川中裹挟的气泡以及湖泊淤泥中的孢粉等。最低气温出现在四万到一万八千年前之间。最后，在一万年前至今，全球气温有所回升，冰河时代基本结束。

对许多人类学家而言，冰河时代看起来就像一种逆境，在这一逆境中，一种禀赋更优的人类——更聪明、更具韧性且更能适应困境者——才可能涌现出来。另有人认为这种情节太过依赖于环境了。他们更倾向于我们的古现代祖先是借助其社会技能创造出更大的亲族、联盟及互助网络而成功的。

尼安德特人的消亡

尼安德特人曾广泛散居于欧亚大陆地区，但通常会避开类似斯堪的纳维亚那样的寒冷地区。在冰河时代盛期，那时的自然环境中有驯鹿、长毛象、长毛犀牛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通常在洞穴中宿营，用篝火温暖自己的住所。他们的原材料大体来自其宿营地六十英里范围内，是其先辈们典型距离的两倍。然而，大约在三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消失了，或许是被其更具现代容貌的邻居们赶尽杀绝了。

爱德华·O. 威尔逊曾指出：一旦我们的先辈们幸存下来，没有了亲缘相近的竞争对手，他们就会获得一种“生态释放效应”。这时他们就会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展现出更多的行为多样性，不再因对手的存在而不得不做出调适。

古现代种群的扩散

即便是在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前，我们的更具现代容貌的祖先就已经在迁徙了。现在他们的迁徙将在旧大陆的每个角落实现，并且他们的后代将会最终殖民至新大陆和太平洋岛屿。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冰河时代

更近时期先辈们的这次迁徙活动。

首先，古现代人看起来没有古典尼安德特人那样强壮。他们不经常发生骨折且具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古典尼安德特人的身体需要大量卡路里来维持。而我们的古现代祖先由于身体更优雅且注意技术提升，因此同样数量的卡路里就能供养更多的同类。人类学家克里斯腾·霍克斯(Kristen Hawkes)还提出他们更长的寿命是对更紧张的食物采集压力的一种适应。例如，老年女性能够为幼儿提供照料，从而将育龄女子解放出来投入更多时间从事采收活动。

更持久、更有效采收活动的可能结果可以在其对移动缓慢的猎物所造成的影响方面看到。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给出的两个例子是挺胸龟(angulate tortoise)与被称作好望角蝾螺(the Cape turban shell)的一种海生软体动物，两者都是南非土生土长的。挺胸龟生长缓慢。早在四万年前，南非考古遗存中的这种龟的体型就开始稳步下降，可能是因为它们开始被大量捕获以至于大多根本长不到足够大的年龄。好望角蝾螺也显示出同样的体型下降的情况，可能也是过量采猎所致。

大约在八万到六万年前的两个南非重要考古遗址证明了日益复杂的工具技术情况。在这两个遗址——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与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古代猎手们学会了如何利用较软的锤子和更可控的材料将燧石核加工出更多英寸长、更锋利的石叶。他们将其中一些石叶做成刮削器用以刮去兽皮上的脂肪。他们还用凿状燧石在骨头或木头上开缝，以便为这些工具装上手柄提高效率。他们还将细骨磨成锥子用来在兽皮上打孔，以便用绳索或肌腱将其缝合起来。他们还生产细小的燧石器用作复合武器上的倒刺。

早在八万到七万年前，从北部的摩洛哥地区到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古人就已经开始将海贝钻孔串成项链，并用代赭石和白黏土——两种天然颜料来装扮自己。

7 尽管一百八十万年前的人类曾倾注大部分努力来捕获大型动物，但我们最近的祖先已经开始扩展他们关于食物的观念，将鱼类也包含其中

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织网所用的绳索了吧。他们在食物获取方面的最重要的改善之一，记录于克拉西斯河口遗址，出现在七万五千到五万五千年前之间的考古堆积中。

克拉西斯河口位于今天南非称作凡波斯(fynbos，字面意思为“fine bush”)的土地肥沃地区。其植物群中包括有凡波斯，一种叫作喇叭兰(百合属的一种)的植物。如同其同属的剑兰一样，它也有巨大的球茎或称球根，且喇叭兰的球茎可以食用。当凡波斯的植被被刻意烧光之后，喇叭兰会以每英亩五到十倍的密度再度生长出来。看来该地区的居民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因为克拉西斯河口的一些考古地层中保存有密集的经过焚烧的喇叭兰与其他凡波斯植物堆积。

这一发现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表明彼时的人们已经拥有了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延迟回报策略。克拉西斯河口的居民们已经愿意将劳作投入在直到下个生长季节才会出产食物的活动当中，而不再局限于能够直接产生食物的植物采集或狩猎方面了。不管怎样，在其未来的时间里，他们的付出将得到比以前多五到十倍的回报。换言之，早期的一些人已经不但学会如何从自然环境中攫取食物而且还懂得如何去经营环境。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自然的敏锐观察者，并且就像人类学家们所研究过的19、20世纪的狩猎-采集者那样，能够脱口而出数百种植物和动物，并对它们的生境偏好与行为了如指掌。

从那时起，人类干预环境的相关证据，有时称为“生态位建构”，在广泛分布的其他考古遗址中不断重复出现。

例如，考察如下案例：在两万年前的埃及，洪水期的尼罗河水位要比今天高出五十英尺。洪水期间，尼罗河湍急的河水，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湖向北流入地中海，足以淹没从埃及沙漠通向尼罗河的干涸山谷。今天阿斯旺以北的地区，有一条称作库邦尼亚干谷(Wadi Kubbania)的山谷自西连接尼罗河。从6月到9月期间，洪水泛滥的尼罗河倒流进这条山谷的下游部分，除少数至高点外，几乎所有沙丘都被淹没了。洪水